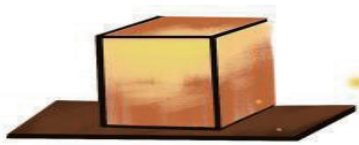


季候物语

中元又见雨霏霏

□ 张卫平



多少哀伤多少泪,中元又见雨霏霏。

纸灰如蝶翩翩舞,长恨愿随唤不归。

中元节,俗称七月半,也称为鬼节,是追怀先人的传统节日,与除夕、清明节、重阳节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祭祖大节。在古代,祭祀祖先主要有两种方式,即家祭和墓祭。家祭,就是在家中或在祠堂内祭祀,为祖先烧香、上供,阖家叩拜祖先;墓祭,则是赴墓地上坟、上供、烧香,祭祀已故先人。中元节由来已久,其祭祀的萌芽期,可追溯到夏代甚至远古时期。据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注引《续汉书》记载,汉代有“三伏立秋尝盛酎”的盛会,称为“尝酎会”。《月令》中也说:孟秋“农乃登谷,天子尝新,先荐寝庙”。

立秋,是农历七月的节气,在时间上与七月十五中元节相近。《楚国风俗志》中说,“七月初秋尝具有的祭祖、尝新、聚餐及迎拜刑杀之神四项活动,与传流时间更久远的十五跳月相结合,便由岁时活动升华、转型为节日了。实现这一结合与过渡的时间、地点,我们认为也是战国时期的楚国。”民俗专家认为,由于楚人有在七月大祭鬼神的习俗,“有着固定的日期、场合和盛大的规模、广泛的民众基础”,为秋尝升华、转化为中元节提供了节日框架和基础。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更是引用古人诗文,说明中元祭鬼渊源于楚人的祭“国

人在旅途

到杭州后,我们把行李放在旅店,沿着西湖大道,直奔西湖边。太阳已经偏西,满满一湖水,波平浪静,直与岸齐。名闻天下的西湖,没有烟波浩渺,没有云水苍苍,反倒显得格外清新秀气,如一块让人赏玩不够的碧玉。湖对岸青山连绵,山势和缓,一片葱茏。湖岸边,垂柳、香樟高低掩映,参差披拂。建筑物皆古香古色,掩映树丛中,时或露出一角屋檐。走不多远,一座单拱石桥出现在远处湖面上。桥本是贴着湖面的,石拱却凭空耸起,凸显出半个圆,连着那绿柳掩映下的湖岸,衬着那碧波漫涌的湖水,形成了一幅诱人的江南水乡风俗画。我立刻拿手机拍下来。乍一看,上镜效果真不错。湖水微澜,光泽柔和而有细腻质感,如同光滑的绸缎。岸边垂柳飘逸,古木成荫,绿云簇拥下的亲水廊道从眼前一直延伸开去,廊道上游人或隐或现。再远处,是湛蓝的天空。一丛柳枝从镜头上方垂下来,恰到好处地填补画面上方的空白,带着喜气,疏朗明媚。

纵目四望,无论看向哪边,都是如画美图,眼睛忙,手也忙,初来乍到,哪儿都美,哪儿都不想错过。手机啪

生活随笔

结束为期一周的培训,回程的火车上,我又翻开了资料,同事好奇我这会儿还能静下心来学习,我笑而不语,想起了我那爱学习的父亲。

初中开始上英语课时,老师要求家长每日听写单词,父亲却连字母都不认识,看着干着急。一天晚上,我正在家写作业,父亲过来跟我借英语课本,过了一会儿,发现他在他小桌旁一边写一边小声念叨着。我心中疑惑,于是轻手轻脚走过去看。只见父亲面前摊着一本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单词和奇怪的中文,父亲一手指着课本上的单词,一手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着Hello,错了就擦掉重写,简单几个字母,父亲写了好几遍,嘴里还不停轻念出声:“哈喽,错了错了,喽是第四声,不是第二声。”反复念了几遍,才开始记下一个单

老家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,凉凉的夏夜,茂密的树叶随风沙沙作响,全家人在树下谈天纳凉,好不惬意。

小时候,我们一家住在破旧的小屋,生活也是拮据乏味的。但到秋天,得闲的爷爷会走到自家院前的桂花树下,在地上铺上几张旧报纸,摇落一地的桂花香。爷爷把黄澄澄的桂花挑出来,冲洗掉表面灰层,放置在簸箕里,密密地摆满小院。不记得爷爷晒了多久,桂花,等我再见到桂花的时候,都在一个个透明密封罐子里了。桂花蜜被爷爷储藏起来,宝贝得不得了。可是只要我要求,每每闹性子不好好吃饭,爷爷就会舀几勺给我当零嘴吃,爷爷的桂花蜜给贫苦的日子也抹上了一层蜜。

生活一天天好转起来,但爷爷的桂花蜜依旧伴随着

殇”和礼“魂”。

同时,构成“中元节重要活动内容”的盂兰盆斋,兴起于南朝梁时的荆州。“盂兰”梵语,是“倒悬”的意思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,“七月十五日,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”。传说,释迦弟子目连见其母在地狱倒悬,求佛超度,释迦要他在七月十五日备百味果食,供养十方僧众,使其母解脱。于是,就形成了盂兰盆会。不过,令人遗憾的是,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“中元节”,并非荆州而是香港特区申报的。

千百年来,荆州民间对七月祭祖向来重视,每逢过半月,家家户户都要烧香燃烛,设宴祭祖。史志资料显示,旧时荆州百姓家里过“七月半”,祭祀祖先,要焚烧封包、纸扎,藉以超度祖先亡灵,以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,清吉平安。七月初十、十二两日为新亡人烧纸,十四、十五两日为旧亡人烧纸。监利、洪湖等地百姓过“七月半”时,出嫁的妇女,必须在此日回娘家省亲祭祖,即便远嫁外地的妇女,也要在七月十五日前赶回来,与家人一起追悼祖先。

“灿烂忽惊天倒垂,好风轻展浴星池。若教移向方塘里,也似仙翁一局棋。”我们从清代荆州文人雷昌的《观河灯》诗中可以看到,沙市民众放河灯时的盛景。而毛泽东《送瘟神》中“借问瘟君欲何往,纸船明烛照天烧”

西子湖的晴雨

□ 陈声祥

啪拍个不停。

夜晚来临,游人更多。河坊步行街一带,水泄不通。远远看到人群占据了整个街道。听说可以观赏音乐喷泉,游客们都都被吸引来了。我们引颈而望,什么也看不见。只看见密密麻麻的人群。慢慢向湖边挤过去,才看一排排带光的水柱在喷涌、摇曳。离开音乐喷泉,渐行渐远,游人渐少。视野逐渐开阔起来。湖面夜色弥漫,对岸山下山上灯火在望。白昼里,明媚的光景,此刻尽显迷离、朦胧。

行到断桥,又是一热闹处。游人络绎不绝,流连于夜色之中。我们加入其中,漫步桥上。夜风渐长,湖面起了波浪,波光闪烁。夜风夹带着水汽,轻轻吹拂,格外凉爽。环顾四周,山上塔影玲珑,环湖灯火簇拥。想到“公安派”文学家袁宏道所写的春游西湖,“从断桥到苏堤,绿烟红雾,弥漫二十余里。歌吹为风,粉汗为雨,罗纨之盛,多于堤畔之草,艳冶极也。”从古到今,西湖一直是这样美的。苏堤上遍种杨柳二树,要是春天桃花盛开,当是另一种让人目酣神醉的景象吧。

逗留杭州的几天,远处的台风,带来连天的阴雨。

的诗句,也是南方“放河灯”习俗的生动写照。

放河灯,是我国的传统习俗,是人们追祭先祖、祈福消灾的民俗活动,广泛地流传于江汉平原,其习俗由来已久。宋代《梦粱录》就有七月十五日“放江灯万盏”的记载。《京都风俗志》记载的就更加具体了,中元节时“市中卖各种花灯,皆以纸作莲瓣攒成,总谓之莲花灯,亦有卖带梗荷叶者,谓之荷叶灯”。旧时,农历七月十五傍晚开始放河灯,在僧众的禅诵声中,民众在河灯上写上祈福的话语,然后点燃河灯,依次将纸船灯、七星灯、单双层河灯放入水中,任其流走。在监利,中元节放河灯习俗是先民们原始崇拜和向河神祈求平安,以及在江水湖泊里进行生产、生活时形成的习俗,现已演变成民间娱乐活动并已列入“非遗”目录。民众用彩纸制作莲花状小灯或小船,内燃蜡烛,晚间沿河放灯,意谓拯孤照冥。1998年,监利在遭受历史上最大水灾时,民众曾举行大型祈福退水活动,参与放河灯的民众与观众多达上万人。

“祥开碧落中元节,人颂升平上相生。”农历七月,正是丰收开镰的季节。一年辛勤耕耘的劳作,开始收获饱满的粮食与落蒂的瓜果,让我们将这些果实献给逝去的亲人们,以寄托我们的思念;让我们在道路旁、江河边点上一盏盏灯,照亮先祖们回家的路。

雨中,我们又来到西湖边。湖面雨云笼罩,灰蒙蒙的。远处山上,墨似的雨云,一团团,升腾飘逸不定,青山只剩下一个暗淡的轮廓。艳阳之下色彩明丽的湖山胜景,变成灰色谱系的水墨画。断桥上,游人还是那么多,都打着伞,一把伞挨着一把伞,连成一线。这条线延伸开去,与堤同长。无数花伞,在“线”上浮动,再一看,“伞线”又像没动,它总是那么绵长,那么密实。又忆起苏轼的诗句,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诗人用西子有浓妆艳抹,也有粉黛轻施,来形容西湖晴雨景色之别。那究竟,什么天气是西湖的淡妆,什么天气是浓妆呢?没有到过西湖,只能凭空想象。以为晴天是浓妆,雨天是淡妆吧。反过来一想,晴天,素颜出镜,应该是淡妆;雨天,有云雨修饰,是浓妆才对啊。一时觉得两难,忽又觉得两可。身临其境,才恍然大悟。雨天,湖山一派灰蒙蒙的调子,如美人眉黛轻颦,固然是一种美,但若论“湖光染翠之工,山岚设色之妙”,还是晴和天气,最为惊艳。那才是西湖的盛装时刻。

□ 石莲

年纪大了以后,父亲记忆力大不如前,他买了个智能手机,但不管我们怎么教,总是记不住基本用法。有一回,父亲在我房间门口转悠了好几次,见我疑惑地看着他,赶紧拿出手机和一个小本子,还顺手拎了个马扎坐到我旁边:“女儿,怎么发图片?再教最后一遍,我保证记住。”说完就翻开本子拿着笔一脸认真地看着我,像个提问的小学生,我诧异地拿过小本子一看,上面工工整整写着“如何发图片”,还先列好了第一步、第二步,就等着往里填空呢!花甲之年的父亲,在自己不懂的领域,依旧如年轻时那般刻苦用心。

这些年,父亲常说:“不懂就问,不会就学,学着学着就会了。”他的好学之心也成了我人生中的灯盏,带着我一点点地攀上更高的山峰。

疏疏地掉落,不像我记忆里的那般如雨倾下。爷爷接连摇了许久才摇满一簸箕。之后,爷爷静静地坐着挑拣花瓣,将花茎、枯萎的花瓣一一挑出来,再将清理好的桂花洗净,翻动晾晒好几次才收起。接着,爷爷将桂花与冰糖用小火慢熬,待液稠后取出,与蜂蜜一起,一层层地铺在罐子里。这时爷爷才对我说道:“桂花蜜虽好吃,但也要有耐心一步步去做。好多事都是这样,要沉下心来,才能品到甜。”我望着刚煎好的几罐桂花蜜,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,沉闷的心情也渐渐明朗起来。

爷爷已去世多年,但爷爷的这份甜蜜,已刻在了我的生命中。如今的我也会学了制作桂花蜜,偶有失意时,想起那一罐罐桂花蜜,心中就有了力量。

荆日杂谈

物华天宝是说华美的宝物是天之赏赐。人杰地灵的石首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,天赐之景之物较多,特别出彩者“笔架鱼肚”是也。

说起“笔架鱼肚”,必先交代笔架鱼,还得引出苏轼的《戏作鲋鱼一绝》。

长江上游高山夹击,陡峭险峻。然出三峡,过夷陵,荆江一段水势虽然依旧迅猛却少遇山石阻拦。长江一路向南奔涌,至石首遭奇峰砥柱中流,猛然掉头东向,始分江北江南,古早的江南其实是指湖北鄂南一带。

长江过境石首既气势磅礴却又温柔缠绵,矛盾的灵性由不得人不忆起袁中道《游石首绣林山记》“以水战石,则汗汗田田淅淅千干,劈之为林,蚀之为窍,锐之为剑戟,转之为虎兕,石若不能无让少者。而以石战水,壁立雄峙,怒狞健鸷,随其洗磨;簸荡之来,而浪返涛回,触而徐返,如负如背;千万年来,极其力之所至,止能损其一毛一甲,而终不能啖骨理而动龈腭。于是,石常胜而水常不胜”的描述。水战石,石战水,相持相阻,形成“九曲回肠”的天下奇观。

九曲回肠的荆江石首段“水之精鳞”种类繁多,鲋鱼因肉质细嫩鲜美,又无细刺,鱼皮有弹性且多胶质而独占鳌头。民谚道:“鲋鱼石首有,名字叫石首。白天歇石洞,夜晚戏清流。”

有一种鱼叫“石首鱼”,味道也很鲜美,但它不是指鲋鱼,也不是指石首的鱼,“石首”二字不过是巧合而已。更为巧合的是,被誉为中华文化“天花板”的苏东坡恰巧又用“石首鱼、河豚”来比喻鲋鱼写了一首藏谜诗《戏作鲋鱼一绝》:“粉红石首仍无骨,雪白河豚不药人。寄语天公与河伯,何妨乞与水精鳞。”

虽说是迷藏诗格,然而结合诗题稍加思索,便知道东坡先生是在赞美长江鲋鱼的美妙之所在。有了“粉红石首”之句,有了民间谚语,有了“笔架鱼肚”(石首鲋鱼的鱼肚,形似城内绣峰笔架山)贡朝的事实,不管是凑巧也好牵强也罢,石首人以为九曲回肠之鲋鱼就是东坡先生戏述的“粉红石首”,又错在哪里呢?

东坡先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、画家、佛学家以及美食家。春风得意、灵性大发;身处逆境、乐观向上,不气馁不失志,依旧光芒四射。惠州儋州贵州,州州都是安处。食品诸人品,品品均在一流。海南人不识的螺蛳,东坡先生奉为盘中佳肴,嘱弟不要告知外人。贵州人不吃的猪肉,东坡先生大快朵颐,且烹制出“东坡肉、东坡肘子”流传千古的美食。东坡先生美食家也,标署“肉”而无“鱼”,岂不憾哉!可不可以把鲜美的“石首鲋鱼”称之为“东坡鱼”?相信石首人都是点头赞许的。

不要质疑先生是否到过石首,先生所述之鱼是鲋鱼肯定无疑。虽然石首响应“长江大保护”的国家战略,禁止江河捕捞,禁止食用长江鱼,但以湖泊为基地人放天养的生产计划早已启动。被誉为“百湖之地”石首养殖的鲋鱼,跟那个“粉红石首、雪白河豚”味道几近,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“东坡鱼”!

生活感悟

清理橱柜,意外发现干桂圆,过年的存货,遗忘在纸箱内。抓了一把洗净,散放在果盘里。

棕黄的外壳,看着挺好,没想到剥开第一颗,手指沾了黑酸酸的粉末,简直烂透了。陆续剥,时有生白霉的颗粒夹杂其间。自此,每挑一颗,剥壳之前,就作了坏的打算,结果打开后,乌溜溜的果内,并无半点差池,格外欣喜。就这样,秋阳淡淡的下午,我端坐窗前,平静地吃完了这些桂圆,也收获了接连不断的惊喜。

想来人生也是如此,放低对生活的期许,便少了多少失望,好运来时,会格外感恩命运的垂青。

认识一位母亲,从小就对孩子的要求颇高,孩子也争气,初中凭着全国奥数一等奖的成绩,进了最好的高中,并且如愿上了奥赛班。随孩子城里陪读,做母亲的特别骄傲,校园里飘荡的横幅,那是上届奥赛保送生的荣耀,也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她的心,盘算着孩子只要能拿到全国名次,重点大学就可由自己随意挑选了。所以偶有孩子发挥失常的时期,做母亲的就失了心,对孩子横加指责。后来,全国奥数的名次是拿到了,可是不知为什么没能如愿保送,母亲接受不了事实,找学校吵、找老师闹,对人哭诉,逢人抱怨,这样一来,孩子也受了影响,高考发挥不好,最终上了一般的大学。

事隔两年,再碰到她,却又是全新的样子,心态平和了许多,她说:都是我自己太要强,害了孩子。是啊,要是当时静下来,多给儿子心理疏导,或许高考结果又是另一个样子。

就是刚毕业的年轻人,走出校园,对社会又何曾不是抱了很大的希望,渴望有一份满意舒心的工作。

现实是,到了新公司,环境渐渐熟悉,新鲜感过去之后,发现一切与最初的预想很不一样:做着很基础、很没有价值的事情,同事沟通也不如意,老板似乎也不太关注,生活变得迷茫和空虚,渴望像社会如校园一样,有如恩师之说的老板,如学友般的同事,是多么大的奢望啊。若是认清事实,放弃这不切实际的念想,之后,给工作设定一个期望值,努力地做好分内事,给自己个计划一步步提高。要知道,是你先有所作为,领导才有可能发现你,同事才可能认可你。

有了安稳的工作,不妨降低生活标准,幸福之路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有一对夫妻朋友,前年初到广州,为了给自己一个安乐窝,找双方父母、亲友,凑齐100多万,勉强付个首付。两人虽然都拿着工程师的工资,可每月高额的房贷,感觉难以为继,去年又添养孩子,生活的压力像阴云笼罩着他们,大学四年恋爱缔结的婚姻也亮起了绿灯。后来,夫妻俩一商量,把他们市值400多万的房子卖了。到武汉买了两套,一套住,一套出租。余下的钱买了车,节假日,一家三口自驾出游,完全没有了在沿海的压力。

生活从来都是这样:没有那么多的成全和美满。就像一个人,随着年龄的增长,会慢慢发现自己也不完美一样,唯有调整自己,放低对生活的期许,才会过得更加圆融自如。

说说『东坡鱼』

□ 唐征祥

放低对生活的期许

□ 杨凤娥